



迎接抗戰第五年

潘公展

中華民族保護祖國的偉大而神聖的抗戰，在英

明的最高統帥領導之下，現在已經踏入第五個年頭了！火線上數百萬英勇的將士，斷頭顱，灑熱血，前仆後繼，憑他們的血肉保障了全民族的生存。

全國四萬萬五千萬不甘做奴隸的同胞，無分男女，不論老少，也沒有什麼宗教，階級，職業，籍貫等等任何區別，大家咬著牙根，站定腳步，埋頭苦幹，攜手邁進。流汗流血，出力出錢，誓和倭寇作一個不共戴天的死拚。中華民國就在這樣偉大無倫的民族精神的潮流裏，打擊自稱世界強國的倭寇業已整整滿了四年，而今正大踏步的跨到第五個年頭了！這四年來，中華民國是世界上最守信義最不畏強暴的一個頂天立地的民族。我們秉承 國父三民主義的遺教，躬受最高統帥蔣委員長指揮與領導，在這空前的大時代中，爲保護祖國而各盡國民一份子的天職。我們每一個人，當着抗戰第五年的時候，都感覺無上的光榮，無限的興奮！

我們且看世界大勢，風雲變幻，瞬息不同。一方面固然可以使人怵目驚心，另一方面却令我們格外覺得我們抗戰成果的偉大。而所以有此偉大的成果，不能不崇拜 最高統帥的雄才大略，卓識先知，同時不能不敬佩四年來忠肝義膽千辛萬苦在前方殺敵在後方衛民的千百萬將士。我們迎接抗戰第五年，猶其要信仰 領袖，服從 領袖，同時敬佩將士，慰勞將士。

領袖在七七事變之初，就斬釘截鐵的提示我們：「戰爭既開之後，……再沒有妥協的機會，……便祇有拚民族的生命，求我們最後的勝利。」在抗戰第一年的國慶日，領袖更指示我們以爭取最後勝利必由的途徑：「第一，……我們要克服一切的危險，担受任何困苦和艱難。……第二，……我們在民族最高利益之下，絕對的尊重紀律，服從命令。……第三，我們要確立必勝的信心。」在抗戰週年紀念日，領袖又痛切的大聲疾呼：「今天以後的戰事，要求我們全國軍民的犧牲更要千百倍於往日，我們必須格外謹慎，格外勇敢，格外的刻苦耐勞，冒險犯難，越過重重的荆棘，奔赴光明的大道。」這些話都是堅定抗戰立場，指示勝利大道的。當開戰初起的一年，領袖就明白透澈的教導我們了，到今天還是完全適用，而且不但適用於抗戰，也可適用於建國。倭寇在這四年的世變之中，張皇失措的不知有了多少回。內閣已經更迭了五次，而最近則第二次近衛內閣又將因德蘇開戰而搖搖欲倒，南進北進，趨趨不前，幫兇中立，舉棋不定，這凡屬我們的友邦，都已深切認識。而我中國，則「以不變應萬變」的抗戰最高國策至今屹立如山，國際地位一天天的增高，猶其是德蘇開戰以後，我們素來主張的世界上反侵略的中美英蘇自由法國也

士，慰勞將士。

自然可以站在一起！聯合陣線的實現，更有目下目的趨勢。這都是由於 領袖高瞻遠矚所決定的國策，指示了我們這唯一光明的大道；也由於我們全國軍民以真誠不貳的信心，奉行 領袖的指示，大家精誠團結，艱苦奮鬥，才有此光榮的收穫。特別應提出的，就是千百萬離鄉背井，拋妻別子，忍飢餓，冒險犯難與倭寇拚命誓死不屈的英勇健兒們！他們才無愧爲三民主義的信徒，他們才真正是感戴 領袖，服膺 領袖而「爲民前鋒」的「多士」！有了他們血肉所築的長城，擋住了倭寇侵略的砲火，絆住了倭寇蹂躪的泥足，整整的過了四年，方可使我們渡過此漫漫長夜的四年血戰而到了逼近光明的今天。在這四年之中，這些忠於國家孝於民族的將士們，不問舞文弄墨的人隨便唱什麼論調，也不問國際風雲千變萬化到什麼局面，祇知道信仰 領袖，擁護 領袖，服從 領袖，以他們所有一切，甚至他們自己的生命，貢獻於國家民族，和倭寇必定要拚一個你死我活。唯其他們的信念如此堅定，他們的志向如此純潔，他們的精神如此始終一貫，所以不戰則已，一戰就滿了四年而愈戰愈強，一戰就使敵人愈陷愈深而痛感無法自拔之苦。這些忠誠勇敢的將士們，太辛勞了，也太偉大了！我們迎接這光榮的抗戰第五年，我們一定要格外信仰 領袖，服從 領袖，格外敬佩將士，慰勞將士！

自然可以站在一起！聯合陣線的實現，更有目下目的趨勢。這都是由於 領袖高瞻遠矚所決定的國策，指示了我們這唯一光明的大道；也由於我們全國軍民以真誠不貳的信心，奉行 領袖的指示，大家精誠團結，艱苦奮鬥，才有此光榮的收穫。特別應提出的，就是千百萬離鄉背井，拋妻別子，忍飢餓，冒險犯難與倭寇拚命誓死不屈的英勇健兒們！他們才無愧爲三民主義的信徒，他們才真正是感戴 領袖，服膺 領袖而「爲民前鋒」的「多士」！有了他們血肉所築的長城，擋住了倭寇侵略的砲火，絆住了倭寇蹂躪的泥足，整整的過了四年，方可使我們渡過此漫漫長夜的四年血戰而到了逼近光明的今天。在這四年之中，這些忠於國家孝於民族的將士們，不問舞文弄墨的人隨便唱什麼論調，也不問國際風雲千變萬化到什麼局面，祇知道信仰 領袖，擁護 領袖，服從 領袖，以他們所有一切，甚至他們自己的生命，貢獻於國家民族，和倭寇必定要拚一個你死我活。唯其他們的信念如此堅定，他們的志向如此純潔，他們的精神如此始終一貫，所以不戰則已，一戰就滿了四年而愈戰愈強，一戰就使敵人愈陷愈深而痛感無法自拔之苦。這些忠誠勇敢的將士們，太辛勞了，也太偉大了！我們迎接這光榮的抗戰第五年，我們一定要格外信仰 領袖，服從 領袖，格外敬佩將士，慰勞將士！

自然可以站在一起！聯合陣線的實現，更有目下目的趨勢。這都是由於 領袖高瞻遠矚所決定的國策，指示了我們這唯一光明的大道；也由於我們全國軍民以真誠不貳的信心，奉行 領袖的指示，大家精誠團結，艱苦奮鬥，才有此光榮的收穫。特別應提出的，就是千百萬離鄉背井，拋妻別子，忍飢餓，冒險犯難與倭寇拚命誓死不屈的英勇健兒們！他們才無愧爲三民主義的信徒，他們才真正是感戴 領袖，服膺 領袖而「爲民前鋒」的「多士」！有了他們血肉所築的長城，擋住了倭寇侵略的砲火，絆住了倭寇蹂躪的泥足，整整的過了四年，方可使我們渡過此漫漫長夜的四年血戰而到了逼近光明的今天。在這四年之中，這些忠於國家孝於民族的將士們，不問舞文弄墨的人隨便唱什麼論調，也不問國際風雲千變萬化到什麼局面，祇知道信仰 領袖，擁護 領袖，服從 領袖，以他們所有一切，甚至他們自己的生命，貢獻於國家民族，和倭寇必定要拚一個你死我活。唯其他們的信念如此堅定，他們的志向如此純潔，他們的精神如此始終一貫，所以不戰則已，一戰就滿了四年而愈戰愈強，一戰就使敵人愈陷愈深而痛感無法自拔之苦。這些忠誠勇敢的將士們，太辛勞了，也太偉大了！我們迎接這光榮的抗戰第五年，我們一定要格外信仰 領袖，服從 領袖，格外敬佩將士，慰勞將士！



怎樣造成統一強固的戰鬥體？

樓桐孫

本刊前以「怎樣使中華民族成爲統一強固的戰鬥體」一題，公開徵稿，承樓桐孫、姚康佑、陳明遜、周岑、潤民、伯剛、劉桂初、高爾生、孫本原、林壽民、林天一、張仁生諸先生先後惠稿，深佩高見。除樓先生一文發表於此外，餘文要義可歸納爲八點如次：（一）展開三民主義文化運動，糾正紛歧錯雜思想；（二）健全國民黨組織，建立幹部政策，發揮領導作用；（三）加強青年團工作，予以生活上學業上技術上之嚴格而切實之訓練，使成爲革命之急先鋒；（四）政治上應確立入事制度，選拔真才，澄清吏治，改造政風；（五）注重社會實際工作，除弊急於興利，基層重於上層；（六）新縣制之成敗，動關國本，尙宜隆其體制，集中人才；鄉保甲長之地位待遇，亦宜提高，並積極推行兵農政策，寄軍令於保甲鄉里；（七）教育上注重科學國防建設所必需，而民族性之改造，通才之培育，法治精神之發揚，亦有關係百年至計；（八）經濟部門宜廣引三民主義之革命戰士堅決執行民生主義經濟政策，爲最大多數謀最大幸福。所論均極有見地，惜以篇幅關係，不克一一刊布，乞作者讀者共諒之！（編者）

無論在中國文或在外國文，這一個「體」字，也和其他很多的字一樣，除了有形的意義之外，還有一種很重要的無形的意義。「體」字的無形的意義，在中文似可用易經上所謂「君子體仁足以長人」那句話來作代表，這所謂「體仁」的「體」就是「包涵」的意思。推而言之，一切理法章程制本所自具的原理，都叫做「體」。與「用」相對稱的「體」，而後誠信生，所以這「體」字在政治上社會上的應用，也可以說就是「體裁」所講的「上下與朋友之間要互信」的意思。「自信」，「互信」，以成「共信」，方能達到「與民爲一體」的最高的「綜合體」的境界。

易之，蒼天有「大體」，在人則凡利害相同，死生與共的同行，同業，同胞，同胞，大大小小，都無不應該結成一個統一強固的「一體」，以謀達成共同的最後目的——自由與生存！什麼「手藝幫」，「外交團」等等形形色色，五花八門，幾乎沒有一個國民不參加一種以上宗旨正大組織嚴密紀律修明的團體，近代西洋國家的強盛，可說都只從這一個「體」字中得來。

而其「體中之體」，向外界所表現出來，與外家相接觸的，就「成爲一個統一強固的戰鬥體」。個人非鬥爭無以自活，國家更是非鬥爭無以圖存。惟有能戰鬥能勝利之國家，始能保其獨立生存。否則必被征服而爲奴隸。這，就大體講，原是有宇宙以來生物界所確切不易的真理。大家知道近

代各國都本所謂「民族國家」。其實，更恰當的說法，近代各國都早已越過了純粹民族的觀念而成爲一個鋼筋鐵骨，血汗凝流的「戰鬥體」！那一個戰鬥體的力量強大，就是那一個戰鬥體能獲得勝利。除了固結團體，充實戰力以外，在每一個「戰鬥體」的內部之中，一切政治的派別，經濟的思潮，都已完全成爲歷史的陳跡。甚至「國家觀念」，「民族意識」，可說亦早已成爲各個「戰鬥體」中先天所必具的指導精神，而用不着在口頭上或文字上再去加以鼓吹和講述。

這在哲學上是善是惡，那是另一問題。但這已是目前世界上絕對的事實！（自這次歐戰實際爆發以來，差不多每一個月，都有一個不統

一的，不強固的戰團體，被另一個統一強固的戰團體所納粹德國所滅亡。

誰不願意澈底認識這個事實，誰不面對着這個現實而力圖團結自己的團體，在統一的指揮之下，「向保衛國家之唯一目標共同奮鬥」以爭取抗戰的勝利而求民族的永存，誰就是中華民族千秋萬世的罪人！

這個標準，最是簡單而又明確。任何左傾右傾的淺薄意識，任何勞動資本的歪曲理論，大家只須用這一個標準——「向保衛國家之唯一目標共同奮鬥」，以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去稍加衡量，則那些落伍的意識和理論，自必會如虫聲之於韶樂，星火之於日光，嗚呼自失而歸於幻滅。

但是我們爲要使中華民族成爲一個統一強固的戰團體，還得做到後述幾點最低限度的努力：

(子) 每一個國民在信仰上都應以救國救世界之三民主義爲唯一依歸，以擁護政府，服從領袖爲唯一天職，確切認清中華民族戰團體的共同目標而作爲努力奮鬥的鵠的；

(丑) 每一個國民在生活上都應振作精神，鍛鍊體格，革除一切自私自利，醉生夢死的惡習，先從本身做起，以完成整個戰團體中的一員，隨時隨地，爲國家民族最高利益去自動的參加戰鬥（非限於軍事的事務）；

(寅) 雖然號稱有信仰，能奮鬥，但若毫無組織，各自爲政，那仍然不能成爲一個統一強固的戰團體。所以尤其重要的，不論爲公務員，爲國民，每一個人都須確實參加一個以上的合法的團體組織，——這是在團體中遵守紀律，盡責任，以發揮現代

國民快樂積極，緊張奮鬥的精神，然後方能合無數各部門的小體而成爲一個統一的總體！這樣，這總體就必然會有強固的力量。

「體」，也可以說就是「機器」。「戰團體」就是「戰的機器」。現代戰爭，簡直是機器的戰爭。那一方「戰團體」有高度的「機械化」，勝利就一定屬於那一方。關於這點，希特勒最近演說，會有坦率的說明。他說：「余非視戰爭僅爲物質問題一流之人物，因物質係一死物，惟人始能激動之。但如僅以齒收不足之武器付予一最優之士兵，彼亦必敗。故吾人子弟之生命，亦操諸在國內工作者之手中。故渠等先流汗，乃可省我士兵之血。故所有與前線有關者之首要責任，厥爲竭力供給其需要之武器」（中央社柏林五月五日海通電）。

我們不「以人廢言」，從希氏這段話中可以得到兩點實際的認識：

(一) 雖是最優良的士兵，亦須有最優良的武器（戰團機器）；

(二) 這些武器，必須由全國人民直接間接，在各種工作的方式下，努力從事於製造並供給。

但是爲能達到這個目的，先決條件，必須把整個民族很嚴密很緊湊的編成一個統一強固的「戰團體」。

近來若干青年，一跨入社會或機關裏參加服務，便往往垂頭喪氣，苦悶非常，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他的工作「過於機械」。

這是一種很危險的錯誤！

我們把祖國建成一個現代國家，要使中華民族成爲一個統一強固的「戰團體」，必須每一個人都

時事短評

並不精彩的傀儡戲

敵人這次導演一幕「精怪朝倭」的傀儡戲，雖然手忙腳亂，面紅耳赤，但我們看起來並不精彩。戲劇的內容，我們不必批評，抄幾段日本的廣播給大家看看就夠了。

六月十八日廣播：「汪精衛已乘十七日午前八時之列車光輝入京。驛頭及帝都歡呼之聲震動雲霄。午前八時四十五分，汪身穿大禮服之姿，降至月台，與近衛交換強力之握手。遂被導往儀式之禮堂離宮，成爲皇宮之貴賓」。

「汪進入離宮，感慨極深，再三再四稱頌：「實爲絕好之御園！」「庭園何等美麗！」八時半就寢，度過其感慨無量之第一夜」。

十九日廣播：「十八日，日華最高之禮節，成爲互古之威儀，親自拜察此崇高以極之禮節之禮者，對雄大之天資之輝耀，唯有肅然感佩感激而已。本日晨，汪在離宮早餐，默思默考，十一時，步入宮中，皇后陛下，亦於鳳凰閣入口出迎，而我皇室之殊遇，實已極盡於茲也！於鳳閣舉行會見，天皇陛下諭稱：「閣下特意來訪，實感欣慰之至。」汪於恐懼中稟稱：「願今後更加支援！」御宴一小時，陛下就玉座爲汪舉盞香檳之御禮，汪亦於恐懼中舉盞酬受，汪對皇宮之禮遇，至爲恐懼感佩！」

够了！够了！再看下去，會使你昨天吃下去的飯都嘔出來！

應參加一個有組織有紀律的團體，確實担任並完成一種「機械的」工作。換一句話說，就是全國每一個「現役的公民」，都應自願在這整個的「戰國機器」中做一件零件，一個螺釘！作者在兩年多前即曾主張「同志間」應該有絕對的「單一性」和圓活的「互換性」。所謂「單一性」，就是本文所討論的整個的戰國體；所謂「互換性」，就是說每一個現代國民，都應該比「如機器上一件零件，凡性能相同，作用相同的，這零件與那零件，在這機器與那機器上，都是隨時可以相互調換，相互配合，而絕對不應該有任何差異或歧視的」。（見民意週刊第六十七期同志應說下）。這雖是指黨員在黨的組織而言。其實國民在整個國家的組織中，道理也完全一樣。自由法國領袖戴高樂，於一九四〇年初即向達拉第、雷諾、甘末林諸人提出說帖，力陳現在是「武力機械化的時代」（原文用英法文對照載一九四〇年十月號英國民族評論）。法國當局未能及時注意，終至崩潰。英人巴雷耳斯福爾特氏亦大聲疾呼的說，所謂「主權獨立，是一種軍事及工業力量

的運用」。一九四〇年美國水星雜誌十一月號）
• 英帝國目前的苦難，未始不是平時英國人民還不夠「機械化」的結果。並不是「以成敗論英雄」的話，關於這個問題，納粹德意志確已解決得相當的圓滿。據本年三月一日號美國星期六晚郵報所載特勒葛的報道，納粹的軍事家堅決認定「近代戰爭是完全決勝於國內大後方的」。所以把整個德國民族變成一個「配置廠」，在這廠里，「每一步都仔細地經過計劃，每個動作都經過研究，以期各人的工作能一一配合」起來。「在納粹制度之內，……

沒有一件事情可以留待機會個人的決定，或經濟力量的自由運轉。……甚至連天氣都是經過計劃的！」在這種「機械主義與麻痺的傾向」之下，為預防危險及意外起見，納粹的「智匠」更甚至「要把一切可能的局面與危機打出來！」「局面圖樣！」「危機圖樣！」這簡直要把整個的國際關係和人類活動都湊合在那納粹機構——即希特勒征服世界的計劃——的輪齒里去了！

我稱引德國這種辦法，決不是盲目的崇拜機械主義。我極服膺 國父的說法：「要人類有高倫人格救國」人若完全失去本性而變為機械，那就將比禽獸都還不如，（禽獸是有生命的而機械是死物），可說是率銅鐵而食人，還有什麼文明可說。不過我們於此，也得略略加以分析，以便於人性與機械變方的比重之間抉擇一種應取的態度。大概人性易偏於感情，而機械絕對為理智的產物；人性每富於想像，而機械却必是一種最實際最精密的組織；人性愛好自由，而機械極易管制；人性易流於虛玄，而機械則必為實用的科學。

原來機械是由人所造，與人性對稱，不甚妥當。但是依生理學的眼光看來，我們人類自己的身體，又何嘗不是一具宇宙間最精微最靈敏的機器？指揮這人身體器的腦神經，恰巧就是整個民族戰國的政府或領袖。我們在國家的組織中，如果一味以感情用事而濫用自由，不肯把自身當作構成戰國體的一件零件，一個螺釘，則那國家民族散漫無力的結果，必會招致不可避免的崩潰，猶之一個半身不遂或四肢不遂的人，一遇盜賊賊襲，必被殘害而

賜死與謝恩

據東京消息：汪逆精衛於朝拜倭皇之後，更驅車至靖國神社參拜，並謂：「汪重整衣冠，手捧玉鏡，恭恭敬敬施行禮拜，此時使其感動於中者，為對驅使戰場之日本勇士之雄姿之追念。」

對屠殺中國人民的日本「勇士」，禮拜追念，我相信青年讀者必深以為異，其實，說穿了，倒是一件極平常的事。

在我國專制時代有一條不成文憲法：如果你的兒子被皇帝「賜死」，你自己還要叩頭「謝恩」，「死」而曰「賜」，自然是受「恩」而非「謝」不可。奴隸對於主子應當如此。明乎此，則汪逆對於日本「勇士」禮拜追念，就不是異了。

應聲蟲難做

蘇德畢竟打起來了。我們站在中蘇四年來友好的立場，站在反侵略的立場，我們的同情是放在蘇聯這方面的。然而我們有我們自己的身份，我們絕不做別人的應聲蟲。

當德蘇關係正緊張時，塔斯社於六月十三日奉命開論，說這一類傳說是惡意造謠，蘇聯的這一舉動，當然有他的作用，我們不必加以揣測。最可笑的×華日報在十五日的短評更鄭重其事的把造謠者痛斥一頓，說「對蘇德關係毫無影響」。這種「拿屠雞毛當令箭」的應聲蟲，現在被事實完全擊碎了。寄語×華日報的編輯先生們，你們是中國人，最好站在中國的立場上講話，就不會一再開笑話。如果一味應聲，等到時局一變，你就是翻筋斗雲也來不及了。

四年來的回憶

張其昀

這是浙江大學教授張其昀先生對該校本屆畢業生的臨別贈言，由張先生送給本刊發表。

本文文情並茂，德業兼顧，不僅為浙大學生說教，也可供其他抗戰學生的參考，所以本刊樂為刊布。編者

一般的新鮮，又如電影般一幕一幕的映演於心目中。

茲為時間所限，祇能把最深刻的印象提出來一談：

第一，諸君從天目山退到建德的時候，還是一年級新生，大學本部二三四各年級也都從杭州遷至建德，那時候正值首都淪陷抗垣失守，國家固然在絕續存亡之交，大學也有分崩離析的危險。悲觀者的論調以為不待我們再遷江西，恐大學解散命令已經下來。我們還可記得建德街上的匆忙情形，一部分同學紛紛離校還鄉，看這樣的趨勢，本校能否繼續存在，殊成問題。但諸君並不存這種心理，與本校共患難，四年以來，由贛入桂而至黔北，萬里長征，終能在遵義山城真結束功課，完成學業。這表示諸君對國家有信心，對大學有信心，對自己前途有信心。一百多人的信心，其力量雖似有限，但實在可以代表大時代的精神。四年以來，中國抗戰國策確定不移，而且愈戰愈強者，即此時代精神之所

諸君四年來所受的的教育完全是戰時的大學教育，諸君這一級可稱為「抗戰級」。這四年來兄弟和諸君是朝夕與共，未曾分離。回想四年來經過情形，恍如昨天一般的新鮮，又如電影般一幕一幕的映演於心目中。

茲為時間所限，祇能把最深刻的印象提出來一談：

第一，諸君從天目山退到建德的時候，還是一年級新生，大學本部二三四各年級也都從杭州遷至建德，那時候正值首都淪陷抗垣失守，國家固然在絕續存亡之交，大學也有分崩離析的危險。悲觀者的論調以為不待我們再遷江西，恐大學解散命令已經下來。我們還可記得建德街上的匆忙情形，一部分同學紛紛離校還鄉，看這樣的趨勢，本校能否繼續存在，殊成問題。但諸君並不存這種心理，與本校共患難，四年以來，由贛入桂而至黔北，萬里長征，終能在遵義山城真結束功課，完成學業。這表示諸君對國家有信心，對大學有信心，對自己前途有信心。一百多人的信心，其力量雖似有限，但實在可以代表大時代的精神。四年以來，中國抗戰國策確定不移，而且愈戰愈強者，即此時代精神之所

致。領袖的意志固足以影響國民心理，亦惟國民能共同一致，為政府作後盾，領袖始能澈貫其抗戰到底的國策。這種積極進取的精神是最可紀念的。

第二，當我們初遷江西的時候，原定泰和上田村復課，但因校舍尚未佈置就緒，暫借吉安中學的校舍上課二週，以結束第一學期的課業。吉安中學設在贛江中流的白鷺洲上，風物至美，宋末文信國公肄業之白鷺洲書院即在其地。諸君都能記起當時許多教授同學每天要上一只木船從吉安城渡到白鷺洲去。有人以為既然決定以泰和為新校址，何必再在吉安上二星期課，徒增手續。殊不知這也是極好的精神，即所謂爭取時間。英諺有云，「時間即金錢」。中國語則謂「尺璧非寶，寸陰是寶」，其涵義之深，遠非英諺可比。須知時間的價值決非金錢所能衡量。那怕是二個星期，就是二天二小時甚至二分鐘，我們也要兢兢業業，不肯輕易荒廢，這實在成功立業的最大要素。

第三，宜山大轟炸是我們親歷的慘情，兄弟那一天即在城北浮橋北端近旁一個石灰岩洞裏暫避，當敵機十八架在標營上空向本校校舍集中轟炸，投彈一百二十一枚之多，兄弟躲在洞口是目擊其景的。當時兄弟和幾位同事都異常着急，不曉得標營會變成了怎樣，幾百位同學的安全更是岌岌可慮。一到警報解除我們趕到標營視察學生宿舍燬了一半，營籍筆記及衣物均已成灰燼，數百位同學都很活潑

的不能倖存，完全是一樣的情況。

所以我說若干青年對於自己所担任的工作，往往嫌其「過於機械」，那是一種很危險的錯覺。相反的——尤其在中國——我們必須以全力提倡並實行「機械化」。不但國民經濟要工業化，不但全國農業要機械化，亦不但政府組織應更澈底的物理化，法治化，甚至我們每一個國民，無論公私生活，都必須一律「零件化」，「螺釘化」，絕對遵守紀律，緊守崗位，以供國家的「配置」，然後「整個中華民族統一強固的戰鬥體」，方有實現與完成的可能！

約翰根室在亞洲內幕裏有一句評贊 蔣委員長的話，我們不妨引他來作這篇短文的結論。他說：蔣委員長的精神，肉體和氣節是一貫的。對啊！我們每一個國民必須先把自己的精神肉體和氣節，向須「保衛國家之共同目標」一貫起來，成為一個健全的「戰鬥員」，然後全國人民的精神肉體和氣節再一貫起來，則中華民族自然會成爲一個統一強固的戰鬥體。

日本的貧「血」症

人之主要動力之來源爲糧食，機械之主要動力之來源爲石油，故曰「一滴汽油一滴血」。美國最近頒令禁止石油自西部出口，所予日本打擊極爲嚴重。過去美國汽油輸日之總價值如下：（美金）

一九三七	四三，七三三，〇〇〇
一九三八	五一，一九一，〇〇〇
一九三九	四五，二八五，〇〇〇
一九四〇	五三，一三三，〇〇〇

從防空洞裏跑出來，幸而個個安全無恙。同學精神異常振奮毫無沮喪之色。大家以為國家被敵人蹂躪到這般地步，大學應與國民同經憂患，敵機的轟炸正是我們應受的一份。當天晚上教授們都捐棄棉被到學生宿舍，舖了一天我們迅速的恢復上課。有一位同學署名秦明的，寫過一篇文字記載當日情景，題目是『浙大光榮的洗禮』，（載在重慶大公報二十八年三月二日）此文可代表本校全體同學的觀點。前年年底張季鸞先生在貴陽小住，兄弟因事過黔，曾往訪問，談及此事。季鸞先生謂香港方面聽到這個消息，謂敵人投了一百多炸彈，不能毀傷一個浙大學生，是好大福氣呀，這中間當有大人物在裏面。諸君，季鸞先生這番話是來激勵我們的。大人物不是天生成功的，大人物在青年時代誰也不能肯定其為後來的大人物，凡立志為大人物的青年，誰也不能阻撓其遠大的前程。大人物成功的條件是什麼？據兄弟看來，如上所述，樂觀希望，積極進取的精神，勤於業業，寸陰是寶的精神，處平時如戰時，處戰時如平時，到了緊要關頭能夠從容不迫，應付裕如，再接再厲的精神。兄弟雖不敢說大人物的成功僅靠這幾點，可是這幾點是最基本的條件，缺一不可的。不但浙大同學具有此種精神，抗戰以來全國的大學生也都能如此。看到今日中國的抗戰精神，我們深信有一個光芒萬丈新時代的來臨。

他用比較方法綜合眼光研究全人類的歷史，對於文化創造的原因，得到一個結論，是即「刺激與反應」。這歷史律的表現，有幾個方式，即（一）壓力與抵抗（二）破壞與建設（三）遷徙與移植。從中國歷史觀察，也可得到極顯著的例證，可說是史學的常識。而今中國的戰時大學教育完全具備了「創造文化」所需要的三個條件。湯恩白君又說刺激又不可太深，假定元氣損傷太甚一時無從恢復，則創造力自亦不易，如格林蘭等地，文化自然不易發達。我們浙大從杭州遷出到現在，圖書儀器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能保全無恙，遷義在貴州高原上，處於陪都貴陽之間，素稱黔北名城，文化亦有相當基礎。此雖僅舉浙大一校為例，亦可說明我國抗戰精神與建國需要確能配合適當。故能於壓力之下，堅決抵抗，破壞之餘，迅速建設，遷徙之後，繼以移植，兄弟在「戰略之理論與實踐」一文（會載二十九九年七月七日大公報）曾說：「黃河流域為中華民族之發祥地，自經永嘉之亂，以南京為中心，長江流域之人文地力，大為發展再經靖康之亂，以杭州為中心，珠江流域之文化復繼長江流域而勃興。盧溝橋事變以後，以重慶為中心，西陲諸省乃有空前之新建設，其在中國均為劃時代的大事」。所謂千載一時，誠非過語。今天兄弟對「抗戰級」的諸君，談四年來的回憶，從建德橋道上，吉安渡頭上，宜山操場上所得不可磨滅的印象，思念往事，策勵來日，願諸君前途的光明，大學的進步，和祖國的復興。我們無須問未來收穫之如何，我們還宜各求自身辛勤耕耘的努力。

汪逆為何赴日

確息：汪逆精衛這次赴日有一個目的，就是恐怕秋扇見捐，不得不去獻一下殷勤，尤其要去伺候松岡的顏色，因為後者是日本內閣第二個紅人，而這紅人是瞧不起汪逆的。原來在四五月間，國際間不斷發生中日辯和的謠言，汪逆聽到這個消息，不免恐慌起來，急向日本駐滬「大使」本多哭訴，本多自恃與松岡的老關係，慨然答應向日本政府力爭。五月十三日本多回抵東京，在京都旅館對記者發表談話，對上述情形有所說明：「當日本政府對南京「政府」的方針沒有明白表示的時候，混入對重慶直接媾和等雜音，是有害無益的。……認國共衝突為抗日力弱化者，不過是日本方面含有希望的觀測，其實即使國共分裂也不會放棄抗日的。聽說重慶方面會豪語：中日和平以日軍的全面撤退為第一條件，並須通過美國提出。對這樣的對手，和平工作是否可能呢！而日本人裏面居然有人裝作受了政府吩咐的樣子而從事策動的掙客匯集於上海一帶。這種策劃反使重慶逞強，瞧不起日本。而這種事情即刻就在南京方面揭穿了。如果南京信以為真，那麼懷疑日本政府的真意所在，實屬當然。……在這時如果推翻了曾經一度被決定的廟議，將招致如何的結果呢！」本多竭力主張繼續「培育」汪偽組織，竭力向日本當局進言：日本當局這時正苦於武力和外交都解決不了「中國事件」，不得不把「死馬當作活馬醫」，繼續運用一下汪逆，於是汪逆乃奉召赴日。



論國家中心與統一戰線

張文伯

關於國家中心問題，我們已就「大眾生活」的作者所誤解的兩點，即所謂「一黨專政」，「相忍誤國」，加以糾正。（見本刊四十六期）論國家中心的民主精神一文。現在所要論列的，是他們所謂「統一戰線」，以及「抗日民主根據地」的「邊區」的做法。這是他們所醉心的，而我們却引為痛心。

一 「戰線」主義

「統一戰線」這個名詞，導源於西班牙法蘭西的「人民陣線」，妙用在「線」字，目的在籠絡國內遊離份子，羈絆中心勢力，縛之使疲，或拖之使倒；更或透入或套上中心勢力，使這中心勢力自起分解，或夷之為「線」中之一環一節，使不轉自疲，不拖自倒。其所利用的唯一工具是羣衆，唯一能事是濫造名詞，挑撥離間。所以這是對內分化的陰性戰術，矛盾多端，變幻莫測。

這類「戰線」，在西班牙法蘭西是成功的，西班牙已因此而亂，法蘭西已因此而敗。國家的敗亂，就是戰線論者的成功。在目前的中國，發動這一「戰線」的是共產黨，但大勢所趨，可斷言其決無成功可能。因為中國的中心勢力早經形成，日益鞏固，而全國人士以及各黨各派也多已認清了這一中勢

力，致其擁護愛戴的忠誠。譬如國家社會黨的代表是「中山先生之三大要義」，固已確立吾國立國之大經，而莫能出其範圍；「除萬衆一心對於國民政府一致擁護外，別無起死回生之道」。（張君勱等上總裁書）中國青年黨的表示是：「國民政府爲今日舉國共認之政府，亦即抗戰唯一之中心力量，同人等必本愛國赤忱，始終擁護」。（左舜生等上總裁書）而中國共產黨本身也曾一次「再」次的正式宣言，中國共產黨對於擁護三民主義擁護蔣委員長擁護國民政府的誠心誠意。各黨各派如此熱烈擁護的擁護，而要說它不是民意，各黨各派如此熱烈擁護的國家中心，而要說它不合民主，不能代表民族利益，畢竟是一件難事。

然而這「戰線」本來是陰性的，儘管矛盾多端，而仍伸縮自如。而現天地間好聽的名詞，只消會造，不怕沒有；因此他們一樣可以迎拒推挽，於夾縫中大做文章。好在羣衆不一定說話，羣衆正忙於抗戰，忙於生計，也無暇去追問他們究竟拉得幾個羣衆，動得國家中心幾根毫毛。於是而「自由」之調，「民主」之聲，洋洋乎盈耳。

這算是「統一戰線」的一個輪廓。我們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當然不需乎此。我們所需要的不是什麼「戰線」，而是「戰體」，而是把整個中華民族造成一個統一強固的戰鬥體。「戰體」的建立，最重體系體統和體制，真誠的擁護，必須於一個主義一個政府一個領袖一個國策之下，有遵守法紀服從命令奉行國策的事實表現。如果時

今日，還想站在國家中心之外，企圖分解這國家中心，談什麼「戰線」；則其爲「線」也，勢必如遊絲，如亂麻，與汪精衛所製「和平建國」的黃布帶子，一樣祇有引起國人更深的厭惡，充分表現他們的執迷不悟，喪心病狂。

二 「單位」政策

由於「統一戰線」的發動，而有「單位政策」，而使中國共產黨在事實上表現得最不誠心誠意，而使「國內之團結，如何而可以永保，不能不惟共產黨是望」。（張君勱致毛澤東函）因爲共產黨雖「以擁護國民政府自號於中國，而今則特區之內，儼然自成天地，自立官制，自立稅制，自立學校」，（按指不照政府規定辦理的抗日大學）而復「自有黨軍」，「自標馬克思主義」。（同上）照這樣「發展」下去，「國中凡組織政黨者，皆起而效法」，「則中國將分爲若干政黨之若干行政區，而國非反於封建割據之局不止」。（同上）

然而「大眾生活」的作者們，却另有一套「理論」爲他們謳歌。大唱其「自由」「發展」「均權」「制衡」「單位」以及「根據地」等濫調。大概非「自由」不足以壞法亂紀，非「發展」不足以偷天換日，非「均權」不足以奪取政權；非「制衡」不足以遇事搗亂，割據稱雄；非有「單位」「根據地」，更不足以支解中國，完成他們的好事。最荒唐的是濫用「單位」二字，本義明明是指附屬於國家體制的縣自治而言，今乃有黨焉，割裂中華民族的領土，外於中央政府的統治，自成一天地，居然亦稱爲「單位」，豈非怪事！然而尤有甚焉者，他們竟以這類的「單位」，與國民黨昔年在廣東的

革命根據地相提並論了！足見他們正想「另組一國
家中心」，可惜只是「幻想」。

所以他們口頭上「抗日」「民主」等好聽的口
號，說如史達林所說：「聽了這些……話，可以認
爲：假如讓這些開謀、兇手、暗害份子自由，在邊
區們去做開謀暗殺謀亂，那蘇聯埃埃組織（這裏可
改用「國民政府」字樣——作者）好像就會比較更
加鞏固和堅強似地。豈不是把自己的黑幕揭破得太
早了麼？」這一羣人……誰要這一羣可憐的出賣
了自身的奴隸呢？他們對於人民能有什麼價值，他
們能「解體」什麼呢？」（史達林在蘇聯共黨第十
八次代表大會報告）

三 「邊區」內幕

中共的「戰線主義」「單位政策」，「自由發
展」到「邊區」的「單位」裏去，才算找到了他們
安身立命的「根據地」。最近所謂「陝甘寧邊區施
政綱領」以及「晉冀豫邊區目前建設主張」也者，
可以說是舊調翻新的一套魔術。在這裏可以找到任
何好聽的名詞，同時可以找到天大的罪惡。

隨便舉幾個例吧：「本黨（指共黨）領導之軍
隊，在戰區對中央軍之態度，以日軍之勢力爲轉移
：日軍較我雄厚，即向中央軍讓步，反之即壓迫中
央軍，以增加我軍實力。並積極發展組織，逐漸用
壓力肅清黃河北岸國民黨之勢力」。這是毛澤東口
中的二八主義。近如中條山戰事既起，十八集團軍
除火打劫，輿論譁然，暴得周恩來氏在「晉東」「
晉南」等字面字大做工夫，但終於欲蓋彌彰。這大
概就是他們的「團結抗日政策」。

「邊區的封鎖辦法是：（一）自區人民非經
自首，不得在邊區內居住；（二）邊區工作人員不
得私自留白區友好住宿；（三）禁止羣衆與國民黨的
公務員及士兵隨便談話。……盤查前過於各村，行
路非有「路條」，生命自由不在保障之列。又「邊
區政府」招待外賓的規則，規定凡參觀、遊覽、訪
友、外出，都須告訴招待處人員，「來時須將來意
告訴處長」，「無重大事情請勿出外」，「來賓與
來賓之間不必相互報告履歷及來意」。總之，來賓
無異監犯，招待處等於看守所。這大概就是他們的
「人權保障政策」。

「三三制」的選舉，更是一種烟幕，因爲他們
「絲毫不顧及羣衆的意見，什麼事情都是強迫命令
，有敢違反者，就加以頑固份子、汪派、漢奸的帽
子，不是打，就是罰，或是強迫之遊街」。中共
對各級黨部所發新指示中的自我批評語）而目前更
有所謂「三民主義」者，即見中央軍官兵活埋，見
國府系統下的官吏活埋，見反共份子活埋。極人世
間的慘酷。因此他們所「保證」的「黨外人士」，
究竟是什麼等樣人，不問可知。此外如一個賣糖餅
的當選淳化縣縣長，一個趕驢子的當選宜君縣縣長
，故意開些笑話，以示「民主」，這些猶其餘事。
「邊區」的司法，據「邊區法院院長」雷某說
：「審判時斟酌邊區之特殊情形，援用國民政府立
法院所頒佈之法令，但祇取其精神，不取其條文」
。事實上法院的檢查員全不識字，承審員也有不識
字的，能看懂「條文」的本來很少。任何案件的裁
判，全憑他們的「精神」，在粗笨的面龐上所表現
的一喜一怒。他們的刑罰，據說是廢止無期徒刑及

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理由是：「犯人罪行若可挽回
者，則五年反省工夫已足，不必科以五年以上之刑
期，犯人罪刑如不可望其悔過，則儘可處以死刑」
。這種「直截了當」的做法，實不識字的老粗是
優爲的了。

「邊區」的苛捐雜稅，說是在廢除之列，而現
在所有的「合理負擔」有：富戶捐、房屋登記稅、
抗敵救國捐、人口統計捐、土地證捐、歡迎民糧、
慰勞捐、營業稅、優紅糧、五濟糧、志願糧等名目
。而最主要的一種負擔——救國公糧，起稅額規定
每人每年三百斤，但農民連吃帶用，實際上每年最
低限度非五百斤粟不可，如以原有田賦總額比較，
負擔也有增無減，甘泉縣一縣原有田賦僅有二千元
，而目前所征救國公糧一次即達六百担，一萬二千
餘元。這算得「減輕人民負擔」嗎？再「土地革命
」說是停止了，而目前民間流行的歌謠是：「一畝
二畝愛國漢，二十三十（指畝數）頑固蛋，四十五
十犯嫌疑，一頃以上是漢奸」。他們民主的「農業
政策」「土地政策」「稅收政策」原來如此！

最奇妙的還是他們對敵偽的「寬大政策」，規
定一律不准加以殺害，侮辱，強迫自首，或強迫其
寫悔過書，其在釋放後又連續被俘者，不問被俘之
次數多少，一律照此辦理。這不是準備與敵偽採
取「並行政策」的一種先聲嗎？

觀此種種，吾無以名之，名之曰「魔術大觀」
。然而偏偏有若干文人爲他們大吹大擂，「我們不
能預測這些人竟會墮落到這樣下賤的地步！」（史
達林語）

共產主義的國策

吳稚暉

馬克斯主義者每指野蠻時代之人爲共產，彼等雖略野蠻之共產，與彼等理想中之共產，容有分別，其實彼物與此物，乃大相逕庭，彼等固率意妄指而已。於是古代所謂階級鬥爭，與彼等理想中之階級鬥爭，從而亦歸於錯誤。

野蠻之共產，乃血族基於恩情之共產，至今少數大家庭，亦有此相類之事態。至於馬克斯主義者理想中之共產，乃指自由人類應享之權利。

由野蠻少數孤立之血族，而至擴大爲部落，而恩情即變爲義務。又由小部落而大部，從而形成爲國家，再由義務而確定爲權利。直至於今，尙止有在一國之內，乃有負義務者及享權利者。國際間惟和平時有此假想之擬議，若國與國一旦決裂，則此國不爲彼國負義務，彼國亦不復能向此國問權利，復何自由人類之可言，又何共產之可爭。

部落間之奪取，亦與國與國之侵略相等。惟同一部落之中，或同一國家之中，在未開化之古代，有奴隸制度，則與彼國侵略此國，必夷此國爲奴隸，皆有相爭之事。在抗拒不甘爲奴隸之奪取，則曰革命。在防阻爲奴隸之侵略，則曰抗戰。皆政治鬥爭，而非馬克斯主義者理想中僅爲經濟的階級鬥爭。即古代聚義廳上之劫富濟貧，亦爲變相之奴隸鬥爭，而非彼等理想中，既爲自由人類，爲了應享之

權利，必向權取者出以鬥爭之方式也。故變血族爲民族，又擴大爲國族，極民族主義之大成，乃能基血族之恩情，融和而爲民族之義務。

聚國族而成國，盡國家之義務，予國民以權利，確定民權主義，乃能使一國之民，皆爲自由人類。

因此偶有榨取者，而以民生主義節制之，既屬自由人類，彼等可以和平調整，無所用其鬥爭也。

故奴隸制度下之政治階級鬥爭，乃歷史之事實也。馬克斯主義者指之爲彼等理想中之階級鬥爭，乃指鹿爲馬耳。若已經過民權伸張，彼此皆爲自由人類，區區偶有少數榨取之敗類，而謂必無民生節制之力以制之，且至用及鬥爭，所謂理想之民主政治，亦破產矣。故總理亦會期望美國福特等之資本家，必能百尺竿頭，再進一步。而馬克斯主義者理想中之實業愈發達，共產鬥爭愈容易，又適得相反之結果。

故今日殘存於世界之鬥爭，祇有國與國侵略之鬥爭，而爲例退自由人類，使返於奴隸。彼國對此國，不問其爲甲乙丙丁，失敗者皆爲奴隸。世界大同尙早，祇此鬥爭，恐儘有極長時間之存在。起而應此鬥爭者，必合此國之人，共抗彼國；因一經失敗，即合有產無產之階級，皆夷爲奴隸。故決無虛

謂彼此兩敵國之無產階級，站在一戰線之理。馬克斯主義者理想之此一錯誤，周之鳴先生所著『戰時各國馬克斯主義者是怎樣的』一書，已詳言之。余讀其書，因有所感，故贅有所論，以序其篇首，亦欲讀周先生書者，不至沒其苦心，且見我總理三民主義，固解決實共產而有餘也。

原馬克斯之所蔽，亦智者千慮之一失。蓋馬氏出於猶太族，猶太亡國已二千餘年，其族流徙各國，不復以國爲念。馬氏所見其族之人，把持世界金融界，終日孽孽以金錢爲利。各國富商大賈，多有利用猶太人資本，以舉大業，皆榨取勞工之利潤，以益其富。於是發其孤憤，遂以爲祇需貧富兩階級鬥爭一次，即世界永安。又誤認古代主奴之鬥爭，即爲彼理想中之階級鬥爭，且認爲據有歷史的科學定理，而不慮鬥爭亦有存心侵略者，尙不斷於世界，依恃其自己之民族與國家，侵略他族，侵略他國。即猶太無國之民族，無分於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皆爲野心者所奴視，在勝利之國，爲人奴隸，在失敗之國，又爲奴隸之奴隸。幸而因此馬克斯又強調民族鬥爭之真理，後且以一準德國人之資格，與恩格斯共同鼓動德國民族之對外鬥爭，於是又爲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之一助。且如今蘇聯者，用其共產主義，而變以新經濟之實際，且置於民主集團，名曰國策，國而有策，亦可濟世。願我國人，抗戰之餘，深長思之！（編者按：此係吳先生所作周著『戰時各國馬克斯主義者是怎樣的』一書序文）

林語堂散文集

趙銘求

With Love and Irony, by Lin Yutang
291p.p.,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1941

「熱情和諷刺」是林語堂的一本散文集，去年在紐約出版，其中包括雜文四十九篇，多半會登載於上海出版的中國評論週報，一部份則發表於美國雜誌。其中有一篇「沒落的官僚」是當年在南京時由賽珍珠夫人代投亞細亞雜誌發表，是林氏在美國發表文章的第一聲。可見這本集子題材之廣泛，其各篇文章的時間性也不相同。並且林氏以晚明作家的風格寫小品文，其中充滿了公安派諸子的雅逸冲淡的性靈風格。其範圍小至身邊瑣事，大至中英日諸國的民族性，信手拈來，俱是文章。因此，其價值也各不相同。特別在戰時，讀者見仁見智，批評亦書，因之亦難有一致的定論。賽珍珠在序文中却認為「這些短文表現作者銳敏縱橫的思想，它們是他的思想的直覺反映」，有的完全是會心的微笑，有的是諷刺入骨，有的却一本正經。關於其一本正經之作，除去論中英日民族性的各篇外，還有其最重要的兩篇文章：「中國的將來」和「真正的威脅——不是炸彈是思想」。

最能表現其熱情與諷刺的是論中英民族性的一篇。他認為中英兩民族都不相信邏輯，對太正確的論辯表示懷疑，二者也都有那種能作而不能充份說明理由的天才。一般人對英國民族的誤解，他認為是對於思想真諦的曲解的結果。他繼之即暢論一切思想的實際問題，對英國人的直覺、自大、常識等特質，頗加推崇。論理固然頭頭是道，行文亦跌宕滑稽，頗為可喜。這是本書的開篇，也是最好的一篇。

只有熱情而不諷刺的是本書中文辭最美的「淪陷的古城」。這是一篇記述北平故都的散文詩，讀之極感親切。他在文中提出了北平古代的光輝，以及一切令人感覺到舒適的身邊瑣事。這是世界三個「寶城」之一——北平、巴黎、維也納，而這三個在今日都淪陷於異族了。可是文中也沒有傷感，林氏顯然不是傷感論者。大概幽默把他幽默成一個玩世不恭的「逸士」了。

全書完全表現其個人所推崇的性靈雅逸的思想。外國讀者們，特別是整天聽見馬達響的美國人，林氏給他們開了「清靜無為」的大門，領他們提攜鳥籠遊大街，坐茶館，看明版原刊本。他也談文學，說「中國文學是沒有禁忌的，我們深愛人間世，故認為無一件事不可入詩」。他也談政治，「中國的路將仍是民主的路」。這是個人主義，現實的常識，理性，及自由的表現，這些主張我們在林氏以前的中西文著作中都曾見過。（特別是其西文著作，因為他的中文作品大有「語不驚人死不休」之概，故作玩世不恭的丑白。）與其過去諸英文著作相比，「熱情與諷刺」不像它們那樣嚴肅（其實他根本就不太嚴肅）與充實，但是作為消閑的讀品，則頗能引人入勝，而且還能寓教育於閑談中。

本書亦自有其價值，特別在今日的美國出版，也有其作用。全書以理性為主。開篇論中英民族性，末篇又說明其觀點，認為文明的存在，只能依存於「人類的精神仍保自由」的地方。我們現在已經知道世界的分野不是吉百寧所說的東方和西方，而是暴力對自由，全能國家對有獨立意志的自由民族。理性是反對暴力，反對侵略，反對獨裁的根源。這是現世界唯一的希望與光明。林氏本書很能表現這一點，使美國讀者能够多了解自由和平民主在中國民族性上所佔的地位，使他們在不自覺中感到共鳴，這是林氏對祖國除掉外匯以外的供獻。這也不能說是「與抗戰無關」了。

航空版 價目

本刊社址 重慶牛角沱二十五號
總經理 中國文化服務社
桂林分社：桂林竹園街三十二號
金華分社：金華國民出版社
西安分社：西安省黨部
香港分社：香港擺花街二十五號
緬甸分社：臘戍戲院路聯星公司

類別	冊數	國內	國外
零售	一冊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試閱	四冊	五角二分	五角二分
半年	廿六冊	三元五角	一元二角
全年	五十二冊	七元二角四分	二元四角

（國內郵費在內 郵票通用）
（國外寄費每冊 港幣五分）

左傾的三爺

許瑾

三爺姓X，有人喊他黃金丸，有人喊他交際博士，有人喊他乞乞卡羅夫，有人喊他左傾的三爺。他常拿別人喊他的雅號向人誇耀自己。

算起來，他是我朋友中最驕傲的一個：白白的臉兒，高鼻樑上架着銀絲眼鏡，穿着挺直的西裝，右手執着根桃樹手杖，住的是高等旅館，吃的是上等菜飯。「三爺是不肯苛刻自己的，人生就是這麼的！」他常說着這麼一句兒。

上三爺那兒聊天的特別多：有失意的軍人，無聊的政客，嘔吐的教書匠，惠着女人狂的傢伙，染有左傾病的青年……三流九教，幾乎都把三爺的房間當作小小的俱樂部。三爺沒有惱火過，雖說也會同我提過：「這些傢伙鬧得人討厭！」可是他私心中却正偷偷地在慶幸着：朋友多是光榮的，三爺是交際博士略！

抗戰軍興，三爺正從蘇聯回國，一味地反對X，搶取了蘇聯的一點共產煙屁股；聽到X來。三爺生就了一張大鬍鬚，懂得糊吹糊拍，可是不懂得父也不懂得武，他滿口咒罵做官的，他認為做官的都是靠吹拍過活的。他常說：「要是三爺稍為運用一點沒有出賣的吹拍手段，三爺早就做上簡任官了；」可是事實上三爺是整天過着吹拍的生活。

到底三爺運用吹拍得法，跟上了X老總，當了個不大不小的隨從，跟着X老總跑過前方，稍許見

過了一點戰場的小式面。但爲了習慣享樂的個性，三爺不得不假裝病着，回到後方來。

X的X大旅社就成了三爺的療養院，統計起來，上三爺房間聊天的，每天不下三十人；一則是三爺住的地點適中，二則是三爺愛應酬朋友。不管你是那等人物，要是對方是青年的話，三爺就儘量的發揮他那套歪曲的理論，鼓勵他們多讀幾本左傾的書，這在他以爲是前進，於是也會有幾個青年人被他哄住，尊他爲「青年導師」。還有一些青年人却反對他的理論，於是就被他斥爲落伍，沒有出息！

偶然遇到一個準着將官銜頭的闊進他的房間時，他就裝得必恭必敬的，開頭談話總是：「X主任，久仰，久仰，咱們好像面熟得很，似乎在莫斯科會過，不，似乎柏林會過。」

「哦，沒有，莫斯科，柏林，我都沒有去過，你記錯了吧！」

「噢，是的，我記錯了，不過你却頂像我在巴黎時認識的一個朋友，像極啦！」

三爺拍着擱在左腿上的右腿，認真地說。他幾乎常常用着這一貫的談吐，向他初認識的朋友表明他曾去過歐洲，這在他以爲是多麼的榮幸啊！

照例，送人家走出門時，鞠了一個九十度的躬，關上門時，就偏起闊嘴巴，豎起右手的大姆指：「這傢伙是托派，所以我懶得理他。你聽他知道我

新聞後面的新聞

松岡與近衛

日本評論六月號政界時評「抱合體制之前途」一文，透出近衛松岡之間有矛盾。該文稱：「國內的松岡人氣，最近真是高極了，街上的張三李四是，不待說，甚至家庭內的婦人孺子不也都滿口「松岡，松岡」？從這樣的聲望中產生出松岡內閣之傳說，或認真地如些希望憂慮警戒，這也是難免的事實」。接着，這篇時評又解釋，「目下時局並無招來政局變動的要素」。第一，「近衛對坦當時局的決意，強固到悲壯的程度，健康也不成問題。松岡也不是因自己的人望功績而得意忘形到想做內閣首腦那樣的蠢物」。第二，「對外以軸心政策爲基調，對蘇和對南方政策漸上軌道。一方面有對美的難題，擺在前面。把這些問題，依次解決，乃近衛內閣外相松岡的責任，也是他得意的拿手戲。爲了使他充分在舞台上活躍，近衛內閣的力量在他背後撐腰，乃絕對必要」。最後，這篇時評警告「松岡的接近者」說：「若有利用松岡的野心家，做出種種不純的策謀與活躍，也是可能的。關於此點，松岡的接近者，應取最慎重的態度吧！」

第二個對松岡不滿的，是以未來外務大臣自許的「革新派外交總師」白島敏夫。（前駐意大使）在山浦貫編纂的「森格傳」中，有白島敏夫的一段談話，他說：從前選拔松岡爲日本全權代表參加日內瓦之國聯會議者，乃是與谷正之，而松岡之

長篇連載

歐戰隨軍日記 (四)

William L. Shirer 作 逸 君譯

我們一面等，一面吃了些東西——一塊棕色麵包，麵包上散些乾魚屑。接着便動身上前線去。動身以後，一位照料我們的軍官警告我們，說是危險很大，一切行動，務必聽他吩咐；他又說，假如遇到同盟軍的飛機或法國的砲隊開砲時，趕快躲在附近田裏，或是平伏在地上，我們一壁前進，一壁漸漸的緊張起來，我們朝向北方，沿着距離前線約五哩光景的小路（這條路是和前線平行的），匆匆走過勒納鎮，直趨斯利爾特河岸，河岸一帶，即是雙方酣戰的所在。步兵正在許多直達河邊的小路上展開陣勢。重砲——六吋口徑的大砲，裝着橡皮輪，給環帶牽引車拖着，搬上山坡，叫人看了叫絕。據說這種重砲，每小時能行四十哩。（這類大砲能被拖得這末快，或許就是德國的秘密武器之一吧）。

最後，我們停了下來。六吋徑的大砲隱藏在公路右邊的果樹園裏，射出一排排的砲彈。這時候，我們已能清晰看到斯利爾特河兩旁的原野，以及對岸的山坡。排砲霹靂似的發射着，一秒鐘後你就能看見遠遠的山坡上冒着砲彈的濃煙。一位軍官給我們解釋，說是砲隊，正在轟擊敵後的公路。循着砲彈的濃煙，你能隱約想像出那曲折的公路。我們剛下車，却隨即有人叫我們後退。另外一個人解釋道：「我們太顯露了。敵機或砲隊會發現我們。於是我們就退回來，折而向西，爬上德國砲位前的小山

這樣，重砲射出的砲彈，就在我們的頭頂上飛過。山頂的樹林裏有一個砲隊觀測。我們在山坡上坐下，從密林中注視前線的情形。一位軍官說，他們正在沿着下面的斯利爾特河作戰。同盟軍仍固守着河的兩岸，但已開始撤退到對岸去了。你並不能看到步兵的作戰情形，你只能從重砲的行動上依稀想像出來——先是砲彈接連地發射着停止下來，隨後又開始發射，離開我們更近了。你會想像到，對方在反攻；德國步兵則在自已的砲掩護下，再行攻擊。可是，你始終不會看見他們。

從斯利爾特河對岸山坡上所冒出的砲彈的濃煙看來，你能知道德國的砲隊正在轟擊敵後的交通線。你如果戴着望遠鏡，你還能看到德國砲隊轟毀公路的情景。俄頃之間，遠方浮起一大濃煙，就像一大片烏雲一樣，在此以前，我從末知道德國的重砲在快速的行軍中也是個重要因素。我所注意的，一向只是史德卡轟炸機的戰績。此刻我才恍然大悟這種摩托化的，每小時速率達四十哩的大砲，在坦克後面掩護坦克前進，顯然具有極大功用。我猜想，同盟軍或許未會料到重砲會移動得這末快。這時候，德國的砲兵正在我們附近發射六吋口徑和一〇五生的口徑的大砲。出於我的意外，砲聲並沒有震耳欲聾。也許是我們的耳朵已經聽慣了。

整整一個下午，我看見兩三架偵察機始終在空中盤旋——是德國的偵察機，顯然在給砲隊指示目標。牠們在戰場的上空翱翔，一點也沒有阻礙。至於同盟軍的砲火，並無飛機指示，他們彷彿只在轟擊德國的前進陣地，絕不轟擊德國的砲隊，這真是令人難解的。同盟軍因為缺乏偵察機，結果只好束手無策。事實上，我們整天都沒有看見一架同盟軍的飛機。我們偶爾也得到一兩次警報，但並未見飛機來轟炸。英法從前忽視了航空，現在果然吃大虧，真罪過！

砲聲響了半天，天色沈沈垂暮了，我們附近的砲隊接得一個命令，叫他們前去趕設新陣地。你能想像到，德軍前進的速度，比預定的速度還來得快。不多久，士兵們架着摩托車都來到樹林裏，除去了偽裝——覆在身上的樹枝，又向前馳去了。我們向斯利爾特河的平原作最後一次凝視，并遙望河對岸從砲彈中迸發出來的煙火。戰場上的情景在我看來是一種混沌，其實是一幅新式機械性機器在轉動的時候的畫面——至少德國人看來是如此。

我們乘車回布魯塞爾，德國的俯衝轟炸機正在我們的頭上疾飛而過，大約是到前方去作些傍晚工作的。布魯塞爾的上空，佈滿了德國的戰鬥和轟炸機……

五月二十四日，柏林

兩星期前的今天，希特勒在西線發動他的閃電戰。從那天以後，就發生下面這些事：荷蘭滅亡；五分之一的比利時被佔；法軍向巴黎撤退；同盟軍被圍在海峽一帶——據說同盟軍總數約有百萬，而且包括美法聯軍的精銳在內。你只有看見了德國軍隊才相信這是事實。

他們的空軍，佔據絕對優勢。那聽來似乎不可戰勝的

的目標！

，但却是我在前線親眼見到的，自朝至暮，同盟國的飛機一架都沒有。史德卡俯衝轟炸機削弱了同盟軍的防禦陣線，只消一攻就可攻破，同時，牠們又破壞同盟軍後面的交通線，轟炸那塞滿着卡車坦克和大砲的公路，毀滅那些具有軍事價值的車相和鐵路聯絡點，而且，偵察機還能把前線一切情形，完全報告給德國統帥部，而同盟軍却並無什麼做牠們的眼線，來對付德國軍隊，他們誠然也有少數偵察機，但全都看不見了。同時，同盟軍的轟炸機，也絕不能在白天擾亂德軍的交通線。你在前線所見到的種種景象，最能使你不忘的是德國人在輸送軍隊大砲和給養的時候規模非常巨大，而又一點不受阻礙。在前線，你每小時行四五十哩路，整天都會遇到無數的機械化行列。他們行經比利時，從未絲毫間斷。而且他們的行軍又是這末快！——每小時三四十哩。你或許要奇怪，他們怎能隨地取給汽油的？可是，這的確是實情。汽油和一切東西都在他們前面。任何前線每逢需要汽油的時候，都會知道到什麼地方去取。

要是同盟軍有飛機，這些不盡的行列該是多好

而這些不盡的行列竟能移動得如此順利，足見行軍的機制是多麼偉大！其實這一點，也就是你觀察德軍行進後所能得到的最後深刻的印象。德國的軍隊是一種巨大的非人性的戰爭機器，冷靜而有效地移動後，就像我國底特律城的汽車製造業一樣。在戰線後面整天的砲聲震着耳鼓，飛機在空中翔舞，數千輛軍車在塵灰蔽天的公路上馳騁，然而無論是軍官或士兵，都一樣的鎮靜，一樣的有條不紊。絕對沒有興奮的表情，也一點不緊張。德軍士氣的振作，真出人意料。我記得，一小隊工程隊員奉命到斯利爾河邊去，在敵人的砲火下架一頂浮橋。隊員們還會斜倚在木頭上面，瀏覽剛出版的陣中日報——西線。我從未看見快要走向死多生少的戰場上去的人，能够這樣……唔，這樣無動於中。

有些人說，德國這些快速部隊——例如從亞貝威勒直趨海邊的那一隊——很弱，並不能固守所得的陣地；其實這種消息，完全是神話。德國向前衝鋒的不僅是坦克和少數摩托化，步兵，簡直是一切東西摩托化的輕重砲隊，都緊跟在坦克和步兵後面。

(未完)

中央日報社為紀念「七七」聯合優待讀者特定辦法如下

- (一) 自「七七」起至七月底止如承各界聯合訂閱中央日報中央週刊三個月者僅收訂費拾元(原價十五元四角五分，以三個月為單位，半年全年定價照此類推)
- (二) 外埠定閱以發信日郵費為憑
- (三) 定閱地點(甲)中正路中央日報社(乙)兩路口中央日報營業站(社會服務處內)
- (丙)沙坪壩中央日報營業站(四)前項訂戶滿期以後繼續訂閱中央日報中央週刊者仍照上列優待價收費
- (五) 前項訂戶購買中央日報中央週刊所出版之書籍選訂單照定價八折優待收費。

何部長論十八集團軍

六月二日港滬各報聯合衆社重慶一日電云參謀總長兼軍政部長何應欽將軍本日本否認會云中國欲對日作戰勝利，必先消滅共黨之第十八集團軍。何部長單獨接見衆社特派員時稱：如共黨服從命令，奉行國家之作戰政策，並放棄其已往之一切非法活動，如襲擊中央軍，違抗中央命令，擅發貨幣等，中央政府將不咎既往云。何部長又表示相信中央軍與共黨不致公開決裂，因共黨不敢公然反對政府，否則將被視為係輔助日本之叛徒而爲國人所共棄，何部長謂共黨僅須不攻擊友軍，則可使日本不能退，而可完成共黨之任務。以前日軍在晉北之十八集團軍防區駐有四個混成旅，但最近則已將此項軍隊之大部調晉南至作戰。如共黨攻擊日本，與中央軍共同作戰，雖日軍戰現時再增十師亦無足懼。記者問以第十八集團軍參戰之情形，何部長答稱：該處戰區司令衛立煌將軍已獲得第十八集團軍駐洛陽代表之保證，謂十八集團軍將援日方之交通線，並將參加中條山之戰事，但尚未接獲衛立煌將軍之正式報告。何氏承認渠會屢次被共黨指責攻擊謂渠親日，但何氏向記者發表一段從未爲人所知之政治史，以反證此項指責。渠稱在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之間，余在華北本有極好之親日機會，日本當時甚欲中國簽訂反共公約，曾以優厚之條件誘余，謂中國參加華北反共防線，日本將取消中國之一切日本租界，取消庚子條約之規定。余拒絕考慮此項條件，因日本欲以反共爲干涉中國內政，並使中國攻擊友邦也云。

中 周 信 箱

向學生讀者建議三事

各位學生讀者：

我們這次徵求學生暑期定戶，承諸君不棄，紛紛來函訂閱，截至我執筆時止，已經超過一千六百份；諸君對於本刊的愛護，很使我們感激和興奮。我會在上一期本報上宣布，我們準備以兩種辦法酬答各位的厚意：（一）增加適合青年口味而有其身心的材料，使本刊酌量青年化；（二）重定優待學生定戶的辦法，使諸君有續定本刊的可能。

此外，我們怕有寫錯排錯的字，誤人子弟，特從本期起刊載上期的勘誤表，免使諸君帶着我們錯下去。現在，我本報自己求學時代的經驗，向各位建議利用暑假進德修業的一些方法，作為我們的「相見禮」。共計三點：

第一，先就讀書方面建議一個方針。學生——特別是中學生利用假期進修學業，大概不外幾種辦法：一、溫習或補習國文英文和算學；二、溫習不及格的功課，以待補考；三、預習下學期的功課，將來好考第一名；四、隨便看些雜誌的書報。上述四種辦法，我覺得第三種最不妥當，第四種有些浪費時間，第一種太枯燥，在暑假期間不適宜，第二種雖有必要，但不必花費太多的時間。我主張利用暑期對各人最喜歡的功課作專一的深入的學習，以我為例：我會一讀喜歡詩詞，於是就在一個暑期中讀了唐詩三百首，並做了一大堆歪詩；我喜歡研究國文文法，於是就弄一個暑期中讀完了商務印書館

所有的文法和作文書，讀得吐血兩天；在又一個暑期中，看到胡適之先生一首「勸善詩」——「多寶幾畝田，少花幾個錢，千萬買部好字典，它跟你到天邊，祇要你常常請教它，保管你少丟幾次臉！」——這詩很有道理，於是我索性讀起字典來了，就在那個暑期中讀完了商務印書館的學生字典，並且把平時讀錯寫錯的字都摘記下來，有好些成語也附帶抄下，到現在還受用不盡。但這些工作，非利用暑期來做不可；我相信我是很有收穫的利用若干學期了。現在就以這點小小的經驗獻給我們的青年讀者做參考。

第二，我想建議諸君大家立志寫日記。日記的格式很多，範圍很廣；氣候可記，見聞可記，甚至讀書心得和閱報雜感都可記。寫日記的好處，不僅幫助我們進德修業，而且「勤筆免思」，則許多好材料不會忘記；多用思考功夫，則文思可以發展，腦筋格外靈敏；隨想隨寫，則寫作能力可以加強，有兩三個月練習，就不致辭不達意。袁子才有幾句詩確是經驗之談：「讀書不手記，一過無分毫，得句忽然忘，逐之如追逃」。今古許多大文豪，很少幾人不在日記上用過功夫。蔣委員長日理萬幾，忙是忙極了，然而他還是每天寫日記，即在最危險最困難的時候，還是繼續寫下去。「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和「西安半月記」，都是蔣委員長在千鈞一髮危險萬狀的時候所寫的日記。蔣委員長的首行，無一不是我們青年的楷模，可惜高山仰止，我們愧不能學到萬分之一，惟有寫日記這件事，人人可學，人人可做。希望青年們立刻動手。

第三，我想建議諸君做些社會服務的工作。

人生以服務為目的，總理這句話，大家都已耳熟能詳，諸君在國難嚴重的今日，還能有讀書的機會，諸君所受於國家社會的恩德，可說是天高地厚。諸君將如何報答國家社會的恩德呢？努力求學，備為國用，這是一種報答。但在暑期回到家鄉的時候，諸君可做些報答國家社會的工作，那就是社會服務。在這個範圍內，還可做的工作很多，例如辦暑期補習班（中級的）或識字學校舉行時事演講會，編壁報，義務代筆（寫信），舉行清潔運動（撲滅蚊蠅，掃除穢物，舉行衛生演講），舉辦同樂會，慰勞附近駐軍和抗戰軍人家屬。以上各項，都是輕而易舉，希望諸君立下決心，試做一二項。入手的辦法：第一，糾合同道合的青年十餘人，定期會商一下，決定幾項辦法；第二，訪問當地的區保長，小學校長和自己的父兄，請他們指導贊助。最重要的一點，是要能因地制宜，因人制宜；一切辦法，甚至講一句話，都要根據這八個大字來決定。有若干工作，例如糧食運動，最好與黨政機關配合做，因為這樣可以減少阻力。有若干工作，例如除迷信運動，暫時不必做，因為這與抗建工作沒有血肉的關係，而且容易惹起社會的反感。諸君如有關於這方面的報告，本刊很願刊登，代為刊布。

炎威逼人，汗流浹背，做暑期工作本來是很苦的，但是一想到前線的士兵，田中的農夫，廠中的工人，全國的公務員，連蔣委員長在內，他們都沒有暑假，照常工作，而且有的在拚命——一念及此，我們不由得不勸諸君及時努力。

敬啟
抗戰建國的敬禮！

陶百川，六月二十四日。